



# 茶园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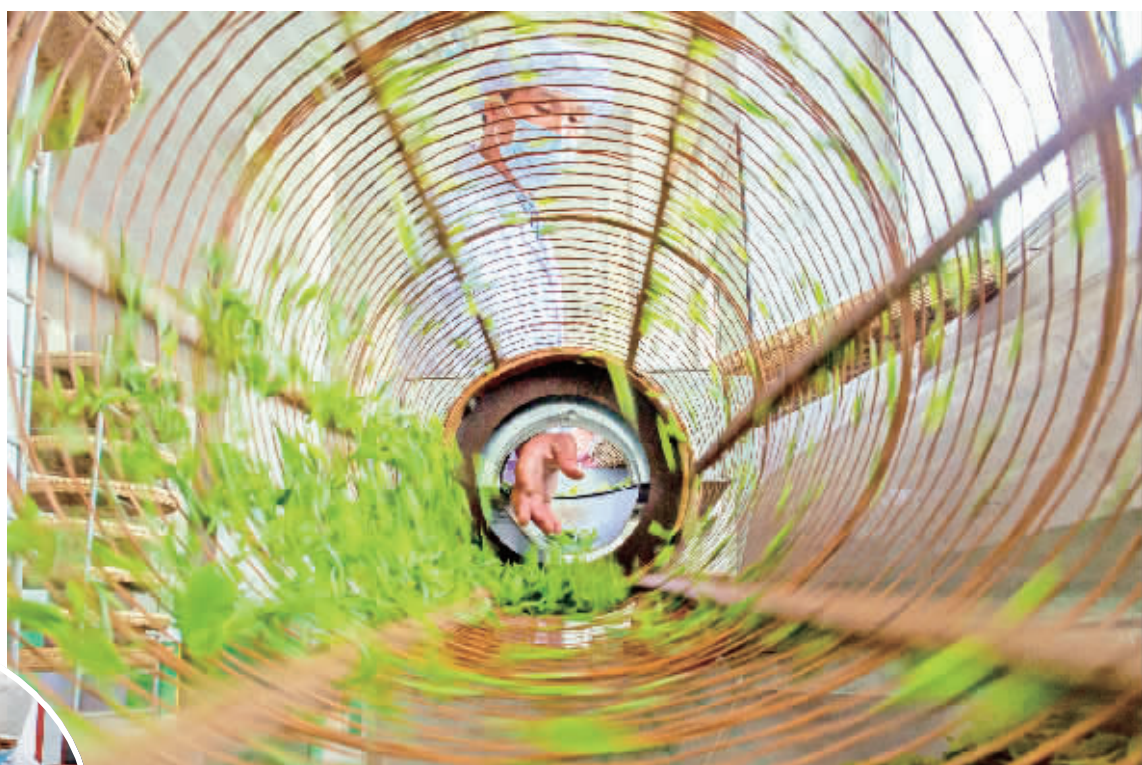
徐家蓉

又是一年茶香时,陕南茶园处处是美景,这也引得各路摄影迷将“长枪短炮”对准茶园,记录下了一幅幅青山绿水间的精美瞬间。

你看吧!不论是山桃花夹道的平利长安,还是廊桥故里富硒之乡的高桥茶园;也不论是高入云端的汉滨双龙、旬阳麻坪五龙山,还是仙气缥缈的南宫山龙安、御韵韵茶园;边城白河卡子药树,宋家歌风春燕茶园……有茶园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有身影的地方就有他们的摄影大作。他们要用手中的镜头如实记录勤劳勇敢的家乡人民,在党和各级政府正确引导下复工复产的精神面貌,反映人们“化危为机促发展,奋力夺取双胜利”的动人场面。



王辑/摄



陆文龙/摄



唐龙/摄



李君/摄



卢升卫/摄



赵久刚/摄

# 西井街

牛谦才

西井街,顾名思义,因井而得名。

称其街,没有固定的道路,横着布建院落,也有变换方位,竖向筑起宅屋,房不相连,脊不相向,家家门前院坝齿错,凹凸不一。也因不规则的街,两边人家距离相差较大,有的地段比正街宽出许多。

清代中期,西井街仅有五六户人家,清末至民国也才十来户人家。住住房前屋后,树木与宅子相映成辉,檐下芍药、牡丹、月季争奇斗艳,四季飘香。庭院浮地少则亩余,多则二三亩,栽个葱蒜,几行萝卜白菜,几畦韭菜芹菜,自给自足,吃不完的送个人情或换几个小钱买油盐酱醋也绰绰有余。住户们不算富有,但也没有出现提起裤腿没裤腰的那种难以支撑的穷人家。日子过得还算是安稳自在,住户都是多多少少念了些书,基本属耕读传家式,既不欺不哄别人,也不会被别人糊弄的忠厚人家。

不过,西井街也出了一个叫刘超的贡生,字脉倒是不浅,外号却不怎么好听。刘超的父亲叫什么名,无从考证。以前老人都说他父亲是清末考取功名后被朝廷派往陕北神木县任知县,到任不足三月,因

禁烟得罪了地方势力,被暗杀了。1940年,当住在西正街的刘阳光被国民党派往神木县任党部书记时,他父亲刘卓然以刘超父亲为例,叮嘱刘阳光要谨慎行事,不可莽撞。由此可见,西井街刘氏在安康是比较有影响的。刘超善讼,外号叫倒挂刺骨玲。刺骨玲是生长于一种藤上的象指甲盖大小的菱形刺粒,每个刺骨玲就有三四个刺,刺入皮肉,疼痛揪心,如果要从伤口上摘除,一不小心就会倒挂刺伤手指。有一次,刘超进旧城刚落座茶馆,见两个茶客在开玩笑。其中一人说,我请你喝茶,晚上你请我喝酒,你要是失言,明几个出门就碰见倒挂刺骨玲。刘超正好有家信在身,趁二人不注意,取出家信塞进开玩笑茶客的包袱里,这两个人只知刘超外号,不识

刘超其人。当他们走出茶馆,被刘超拦住要去官署,双方为这包袱争执不下,茶客把包袱内所装之物说得清清楚楚。刘超却说:包袱里有封信,你咋说不上来。县令打开包袱,果然有一封信在里面。官司胜诉,出署衙刘超又把包袱悄悄还给对方,败了官司的茶客才恍然大悟喊人外号招来祸事。

西井街以北有座清真寺,名:西寺。新城驻防兵勇中不少人是回民武术高手,新城移民也包括不少来自各地的回民同胞。回汉和睦相处三百多年,从未发生过纠葛,西寺是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西井街以南街口与朱丹池花园中间有条废弃的古巷,叫官道巷,它属西井街的子巷道。西井街口斜对 魁星街,官巷道与现马巷道相对。官员从总镇署设在西井

街的旁门,再经官巷道过街进马家巷道,就径直入军营例行视察。省上巡抚每三年到各地巡察一次,主要是检阅驻防表演,必需经过西井街官巷道。入马巷道,才进入右营视察或检阅。清帝退位后,官巷道即废弃。

既然因井而得名,可这口井并未给当地住户带来多少实惠。井虽古老,水质口感较差,且水位很低,站在井口打水不敢朝下看,里面黑洞洞,眯两眼就头晕目眩,只能凭感觉桶触水面,来回摇摆,打上水再往上提,只有胆子大的壮劳力才敢到西井打水。西井街的住户大都舍近求远,到南街或城外东井打水吃。1949年出生小笔者一岁的同窗杨家庆,1966年在西井打水,一桶水未出井口,瘦弱的身躯不堪负重,一个跟头溺水而亡,五门人留下的一根独苗夭折,两代老人哭天抢地,闻者无不动容。淹死人的事非此一例。

1965年,自来水通新城,人们不再为水而愁。西井街高楼林立,人丁翻了十几倍,井不存,街名依旧。



老巷故事 (之四十五)

见到白马石的那一刻,心里是认真地叫了一声“奇哉!”

小时候,听上了年纪的人说:“咱们村对面的南山顶上,有块状似白马的巨石。”因为年龄小,不敢跑远,所以白马石一直诱惑着我。

今春因为新冠疫情,在家蜗居数日,感觉越来越不舒服,随着防控好转,于是就想:去南山上走走应该可以。把想法跟儿子一说,儿子是满口答应。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出发了。蜿蜒的山道,如一条巨龙在苍翠起伏中蔓延。路旁有一棵棵绿树,天上有一只只飞鸟。眼前有不间断的绿,耳边有不间断的鸟鸣。抬头看,面前的山大,可再前面的山更大。转身俯视,今天的月河川道啊,简直就是一幅画!

按照“走右面的岔岔路,再向前走”,在走出一道弯后,又沿着缓坡走了二百多米,在一个不经意的抬头时,一团雪白的光亮映入我们的眼帘。我跟儿子几乎同时叫到:“到了,到了!”儿子当时还说:“一块好奇的石头!”

石马自西向东突兀且横亘在一块肥沃的田畴当中。石马通体雪白,形状与真马无异。所不同的是,石马的身量是正常马匹的许多倍,它的身长不少于三十四米,身高不少于四米。若正眼看,石马给人的感觉:吃饱了,卧着休息;头抬得高高的,前腿尽量向前伸,后腿尽量向后蹬。因这一“伸”一“蹬”,石马就显得特别神气,特别强悍。隐约之中就想:这是一匹纯正的蒙古汗血马吧?或者是唐僧去西天取经时骑的白龙马?

石马的四周都是山,山上的石头和泥土或者是黑褐色的,或者是黄褐色的。因无垠的黑和黄的衬托,使得石马的“白”分外耀眼。人们不由得想知道石马的来历——很久以前,有一匹神马,它本来生活在古金州的汉阴,因为生性的桀骜不驯,它不愿与当地众多的马匹为伍。与当地马不同的是,它日出而出,日落返回。那么,它白天去了哪里?去了几里以外的白河。去哪里干什么呢?吃那里的草料。因为白天吃得饱,晚上自然就要拉,于是民间就有神马“吃白河拉汉阴”的说法,也难怪汉阴的土地比白河要丰腴肥沃得多。因为当时的苛捐杂税太重,白河的老百姓日子过的清苦,牛马们就更缺吃的。时间一长,老百姓发现有一匹野马吃这里的青草,甚至吃庄稼,这还得了?于是大伙儿就合力追赶。情急之下,神马只好途径旬阳,汉滨向汉阴返回。因为太急太累,当神马走到五里镇李家沟村时,天黑了,于是就找水喝,可是很久都没找到水。猛然间,它发现一家农户的厨房门开着,一个大木桶里盛满清冽冽的泉水,于是,神马一口气喝光了桶里的水。当神马走出厨房时,主人正好从里屋出来了,然而主人对神马并没有训斥,更没有追赶。面对主人的朴实友善,神马甚是依恋。因为太累,神马决定休息一下再走。哪里想到:第二天,在距离主人家不到五十米的田坎上,神马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的白马!

因为有了白马石,李家沟村的名声就日益大起来。时间一长,当地人向朋友做自我介绍时,说到是白马石人时,人家都知道。但说起是李家沟村时,人家却不晓得。时至今日,白马石村完全取代了昔日的“李家沟村”。

白马石村位于凤凰山的侧脉,远离市区,海拔较高,但因土地开阔,土质优良,是天然的栽种辣椒的好地方,加之这里山清水秀,植被葱茏,又有着充满神话色彩的雪白石马。所以,今天的白马石村,已在促进农副产品生产和旅游开发上做文章。目前,该村的辣椒种植已成规模,产品远销外地,通村道路的拓宽硬化如火如荼……

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前来白马石村观光,欣赏白马石!

生活写意

编辑的话:

《汉江湖》是安康日报旗下专注于新闻评论的个性化微信公众平台。着眼发展与进步,不高空谈。绝不哗众取宠,努力贴近人心。汉江的体量与汉江的历史,决定汉江有自己独特的呼吸,汉江湖当然也是这样。汉江湖不会有钱塘江湖那样的澎湃激烈,汉江湖的立论也绝不单一追求跌宕起伏、绝不一味期望惊心动魄。在更多时候,汉江湖关注最新的趋向,却力求发出老成持重的言论。不求语出惊人,但求有益社会。

这是汉江湖,始于新闻媒体人的试水融合抛砖引玉,却最终希望把安康人的思考与智慧凝聚起来,欢迎广大读者参与投稿,热诚期望互动。来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akhan-jiangchao@163.com,我们将择优发布。



请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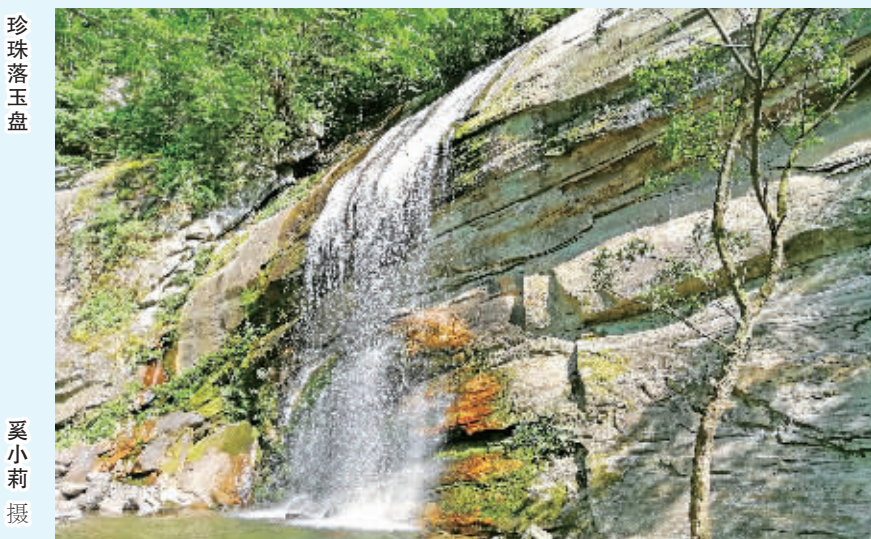
#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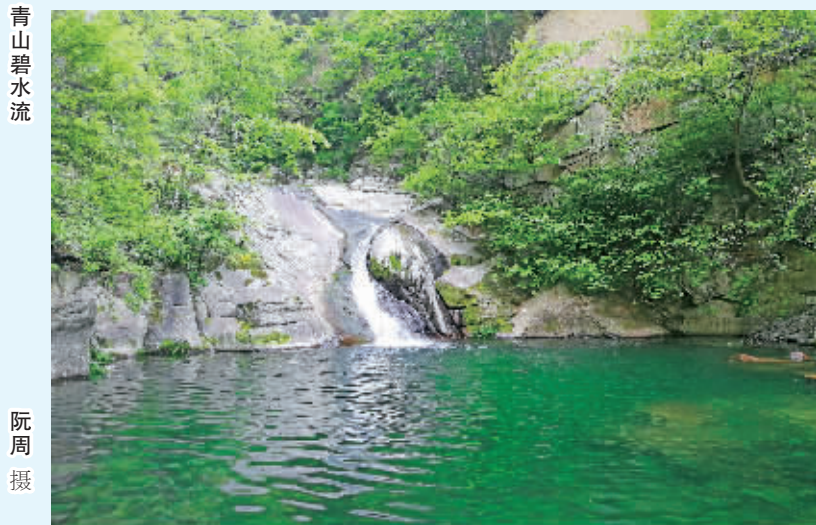
雨后四季

唐正飞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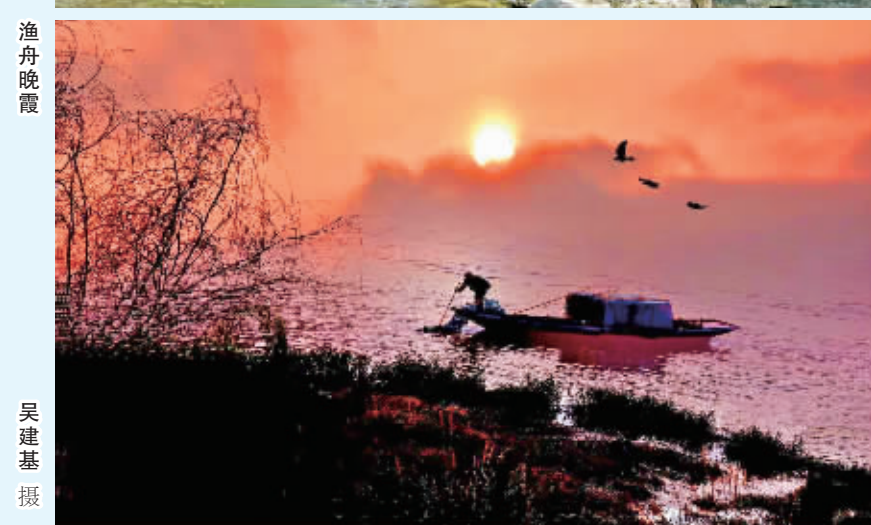
珍珠落玉盘

奚小莉 摄



青山碧水

阮周 摄



渔舟晚霞

吴建基 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晨刊》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qq.com 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 (策划:吴平 组稿:唐大明 卜一兵)